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衞膚敏字商彥華亭人以上舍生登宣和元年進士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尋改敎授六年召對改宣敎

郎祕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以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金賀使果不至遂置幣而返七年復假給事中以行及慶源府逢許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勢不可往膚敏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為屈及將還金人所答

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虜敏立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
論難往復卒易以璽及受書欲令雙跪虜敏曰雙跪乃
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爭辯踰時卒單跪以受
金人積不說中道羈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幹離不
遇遣人約相見拒之不可遂語之曰必欲相見其禮當
如何曰有例虜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焉可用北
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
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有

二君也金人氣折始曰唯所欲膚敏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眞僞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爲所留靖康初始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矯制之

罪高宗嘉賞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
以世襲使各堅守陜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隍
徙民入城為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
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
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
以為恥甚者為敵人歛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
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偽立叛臣僭竊位號在
廷之臣逃避不從及約䝉退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

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為愧甚者為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為求其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茍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偽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祿使塵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不忘報雪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秋錫宴一切罷之雖饗

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精誠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言行在頗興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乞罷築承慶院昇陽宮又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內侍李志道以赦恩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都知膚敏極論罷之初欽宗內侍昭慶軍承宣使容機圍城中時乞致仕高宗即位命起之膚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閹寺於閑退而用者遂寢后父邢煥

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懇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為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

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封還之會膚敏知貢舉有進士向烈對省試策謬稱臣諫官李處遯乞正考官鹵莽之罪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宫或謂膚敏在後省論事爲黄潛善汪伯彦所惡故因事斥之三年春名赴行在時帝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

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謝曰臣頃嘗三為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對歸得疾然猶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初膚敏久疾臥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於隆祐太后以膚敏稱疾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卒始明其非偽云年四十九特

贈大中大夫子仲英仲傑仲循

劉珏字希范湖州長興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初游大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爲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宮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修明百官豈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踰曩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願有以慰塞羣望浩得書愧謝之宣和四年擢監察御史坐言事

知舒州留爲尚書主客員外郎靖康初議皇帝朝謁上皇儀欲以家人禮見於内庭珏請皇帝設大小次俟上皇御坐宰臣導皇帝升自東階拜於殿上則有君之尊有父之敬又謂君於大臣或賜劒履上殿或許子孫扶掖皇帝朝謁宜令環衛士卒侍立於殿西宰執三衙侍從等官扶侍於殿上如請帝坐即宰執等退立西隅遷太常少卿討論皇帝受册寶故事珏言唐太宗明皇皆親受父命未嘗再行册禮肅宗即位於靈武故明皇遣

韋見素就冊之宣政授傳國璽羣臣上尊號至德宗踵
行之後世以為非議遂寢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
曰陛下即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乂詘虛誕戢内侍之
權開言者之路命令既當未嘗數改任用既公率皆稱
職賞必視功政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徯太平也
比者内降數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
弟既有其所又徹而新之長入祗候之班勢若可緩亟
而成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庸才涇原委之貪

吏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花石等濫賞既治復止馬忠
統兵累行累名此命令數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議論
各有所見啟擬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說忘同寅協
恭之議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內路之帥擅作聖旨指
揮行郡之守稱為外任監當此臣下誕謾之開端也董
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分爭殿廬此內侍恣橫之
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
諫言事失當率責為遠小監當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

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爲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信之開端也隨龍第賞冠帶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闕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僭濫之開端也是十者雖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詹度都堂稟議中書舍人安扶持不可改命珏書行珏言伐燕之役度以書贊童貫大舉去秋蔡靖屢以金人點集爲言度獨謂不應有此遂不設備請竄度嶺表詔予宫祠李綱以觀文殿

學士知楊州安扶又持不可玨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鋭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衂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宫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玨持兩端為綱遊説提舉亳州明道宫建炎元年復名為中書舍人至泗州上書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一猖獗而南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宜留以為衛西京舟船恐金人籍以為用並令東下時李綱已議營南陽玨未知也既至極言南陽兵弱財單

乘輿無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彦黄潛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潛善兄潛原除户部尚書珏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張慤諭旨珏論如初詔潛原提舉醴泉觀遷給事中論内降營繕二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永慶院議者以為營造寝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議者以為内降數出蓋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内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邢焕徽

猷閣待制珏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為兩禁官者詔煥換武階帝曰忠厚乃隆祐太后族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珏持益堅忠厚尋亦換武階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為先今以降卒為見兵以糴本為見糧無一可時維揚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珏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俄復為吏部侍郎以久雨詔求言珏疏論消天變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并陳荆陝江淮守

禦之略願申詔大臣悉屏細務唯謀守禦自京及荆淮之郡置大帥屯勁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措畫之方明斥堠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察戰艦而習之則守禦詳盡人心安天意回大業昌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為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時詔元祐黨籍及上書廢錮人追復故官録用子孫施行未盡者珏悉奏行之又言常安民張克公嘗論蔡京罪乞厚加恩至洪州疏言修治廵幸

道路之役略曰陛下遭時艱難躬履儉約前冬幸淮甸供帳弊舊道路險狹未嘗介意今聞衢信以來除治道路科率民丁急如星火廣市羊豕備造服用使農夫不得獲齊民不得休非陛下儉以避難之意也乞降詔悉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衞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監察御史張延壽論珏罷珏亦上書自劾踰嶺俟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壽論不已責授祕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元年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

夫分司西京卒於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八年追復
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
卷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州
縣官為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為職故自唐至本朝皆
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間大臣欲便已
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事之時以
開言路為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

祖宗之制以内艱去服闋再為監察御史奏河北金兵已遁備禦尤不可不講欽宗即位又言令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歸明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遂誅良嗣又奏令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粟可積獨將為難得請詔内外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又奏上殿班先臺後諫祖宗法也令臺臣在諫臣下乞令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壓為先後遷侍御史奏向者晁説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

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於郤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高宗即位舜陟論宰相李綱之罪帝不聽言者論其嘗事僞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震恐日具舟楫為南渡計舜陟至修城治戰具人心始安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為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拒守琪邀貲糧舜陟不與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

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爲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舜陟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保舒州投子山縱剽舜陟遣介使招降之時丁進李勝合兵爲盜蘄壽間舜陟遣文舜破之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又請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宫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范瓊自壽春渡淮貽書責贍軍錢帛舜陟諭以逆順瓊乃去自軍興後

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為徽猷閣待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還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至廬州潰兵王全與其徒來降舜陟散財發粟流民漸歸改知靜江府詔措置市戰馬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兇暴傾險罷之後十八年復為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儋有贓為運副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提舉太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

郴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奏遣大理寺官袁柟燕仰之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為之哭妻江氏訴於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懲遂送柟仰之吏部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沈遘孫宣和閒進士廷

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
從肅王樞出質斡離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
陷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晦因得還眞爲給事中
高宗即位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而封駁之職不可以
賞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帝如揚州將名爲中書舍
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爲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
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邪不果名知明州移處
州帝如會稽移守婺州賊成臯入寇晦用敎授孫邦策

率民兵數百出城與戰大敗晦欲斬邦策已而釋之時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單騎往說皐皐遂降進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降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尋復徽猷閣待制知宣州移知建康府甫踰月以御史常同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令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

江步兵守鹽彼難自度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
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
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梢
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
及名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
成疆藩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
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為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
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壯膽志頗怯吏

觀臨事能副所言與否然晦不為世忠所樂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為廣西經略兼知静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為本路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結諸峒蠻歲出為邊患晦選老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名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

累致人言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欲舉八行一止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為越州教授參知政事李邴薦為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為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是哉高宗稱善且諭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祕

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曰是直為首啟號乃張九成也衆皆厭服遷監察御史上疏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察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又言陛下憫宿蠹未除頽綱未振民困財竭故置司講究然未聞有所施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

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
心耳何病焉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為法吏並
緣為奸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
記所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頰患
可勝言哉請以省記之文刋定頒行庶幾絶姦吏弄法
受財之弊從之踰年而書成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
宣王内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
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謂人

才進用太遽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不見名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不塞之故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繇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戩李棁耳因極陳堂吏宦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名為祠部郎知袁州改浙東路提點刑獄為祕書少監復

除起居郎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
一止奏將以上書助和議驟自太府丞綴從班前此未
有臣乃與將同命願併臣罷之不報遷給事中徐偉達
者嘗事張邦昌為郎得知池州一止言偉達既仕偽廷
今付以郡無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一止言后族莫
文如忠厚雖可為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却之汪伯彦
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帥府舊人特依見任執政給奉一
止言伯彦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執政殆與

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帝皆為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為劉君先矣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周葵薦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敷文閣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奏一止朋附光偃蹇慢上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名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沖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

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為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輙辦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為哉其草顔魯公孫特命官制甚為帝歎賞為手書之詩自成家吕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藁五十卷子爔𤊹從弟寧止

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甲科除太學録校書郎建炎初為浙西安撫大使司参議改兩浙轉運判官苗傅劉

正彥之變寧止自毗陵馳詣京口金陵見吕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除左司郎官辭帝復位除右司郎官給事中梁揚祖為發運使寧止再疏論駁以添差江淮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扈從隆祐太后幸江西尋為兩浙轉運副使録勤王功直龍圖閣進祕閣修撰主管崇道觀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進右文殿修撰寧止言京口控扼大江為浙西門户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

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權戶部侍郎總領三宣撫司錢糧張浚都督諸軍以為行府屬除吏部侍郎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升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卒寧止有文名慷慨喜論事當艱難時上疏言闕失指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録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倚立皆其顯顯者勤王之舉呂頤浩紀其有輸忠贊謀之勞寧止與一止岑皆羣從昆弟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岑

敏云有教忠堂類槀十卷

胡交修字己楙常州晉陵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授泰州推官試詞學兼茂科給事中翟汝文同知貢舉得其文曰非吾所能及也置之首選除編類國朝會要所檢閲文字政和六年遷太常博士都官郎徙祠部遷左司官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簾聽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建炎初以中書舍人召辭不至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宫三年復以舍人召守臣津發

尋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入對首論天下大勢曰淮南當吾膺將士遇敵先奔無藩蘺之衛湖廣帶吾脅羣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肇吾基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指臂不相救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綏疲瘵以固國本帝又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彊兵禦戎之要交修疏言昔人謂甑有麥飯床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

陛下下寛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携落亦為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晝為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歛啟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

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况以中興二百郡地欲
彊兵以禦寇不能為翟興輩之所為乎世以為名言李
成盜江淮廷議欲親征交修謂羣盜猖狂天子自將勝
之則不武不勝則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
師議遂格盜尋遁周祀守常州坐殘虐免會大旱帝問
交修致旱之由對以殆祀佚罰之故乃以祀屬吏祀疑
為交修所譏上書告其罪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按驗
交修無所絓然羣從多抵罪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太

平觀六年名為給事中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汀州寧化縣論大辟十人獄已上知州事鄭強驗問無一人當死交修乞治縣令冒賞殺無辜罪江東留獄追逮者尚六百人交修言若待六百人俱至則瘐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則從輕詔皆如其言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修力陳其害謂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時大臣建議人皆附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徒相屬

以令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紙日作十數萬眞贋莫辯售之不疑一觸憲網破家壞産以賞告捕禍及無辜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時議大舉交修曰令妄言無行之徒為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實遽信之以舉事豈不誤國哉帝覺之矍然翌日出其奏示大臣曰交修眞一士之諤諤也蜀帥席益既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遂

以世將為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為名帥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餉道險遠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宣撫副使吳玠始行陸運調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帝命學士院述交

修意詔玠行之議徽宗配享功臣交修奏韓忠彦建中靖國初為相賢譽翕然時號小元祐從之人大允服八年夏以親老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欲留侍經筵力言母老願奉祠里中以便養帝曰卿去行復名矣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九年六月名還除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講時河南新復交修奏京西陝右取士之法乞如祖宗時設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别為號於南宫以收五路之才詔令禮部討論逾年復請補外

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却私請免上供以萬計領州數
月卒交修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為文不事琢雕坦然明
白在詞苑號為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修世
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入者自交修始交修衰
次為書號曰世綵綸集以修一門之遇至於事繼母以
孝聞撫二弟極其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若交修者其文
行之兼副者與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維之北海祖及父皆中明

經進士科崇禮幼頴邁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父見大驚曰吾家積善之報其在玆乎及入太學諸生溺於王氏新説少能詞藝者徽宗幸太學崇禮出二表祭酒與同列大稱其工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簿為太學正遷博士改宣敎郎秘書省正字除工部員外郎尋為起居郎攝給事中名試政事堂為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為得之晚車駕如平江有吉鄒浩追復

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其俗悍强號難治屬有巨寇起建州聲撼鄰境人心動揺崇禮牧民禦衆一如常日訖盜息環城內外按堵如故徙知明州名為

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具
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一二事進入崇禮言祖宗以
來選用儒臣以奉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
舊典且又越職望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
兩省官如前詔又言駐蹕臨安以浙西為根本宜固江
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蜀在萬里外當名用其士夫
慰安遠人之心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崇禮再
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据該審吏不得容其私

後有詔重刊七司條敕崇禮所建明悉書為令移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御筆處分名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諜傳金人併兵趣川陝蓋以向來江左用兵非敵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摇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

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效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為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九月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楊惟忠邢煥以節度使致仕告由舍人院出崇禮言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勳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其後繼者曾公亮文彥博他人豈可援以為例詔自

令如祖宗故典進兼侍讀兼史館修撰時有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兵火之後典籍散亡崇禮奏神宗實録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録崇寧間蔡京提舉編修增飾語言變亂是非難以便據舊録修定欲乞訪求故臣之家文獻專迹參照又奏知湖州汪藻編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已酉三十年事迹乞下藻以已成文字赴本所並從之先是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修纂崇禮取而專

之嘗進唐太宗録刺史姓名於屏風故事曰連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說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茍能効當時之事以守令姓名詳列于屏簡在帝心則人知盡心職業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侵揚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為行都肘腋之

地備禦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
厲甲兵輸錢帛以犒王師葺舟艦以扼海道竭心夙夜
殆廢食寢及春帝還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
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
發聰敏絶人不為崖岸嶄絶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
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
英也中年頗刲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
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崇禮草

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
崇禮家索其藁自於帝前納之且將修怨會崇禮已沒
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為
其任保樓鑰嘗敘其文以為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
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
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網羅俊彥布于庶職如衛膚敏以
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同亦
皆一時之表表者矧一止寧止兄弟之忠清交修崇禮

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垣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劉清瀾

謄錄監生臣李光垣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章誼　韓肖胄　陳公輔　張觷

胡松年　曹勛　李植　韓公裔

章誼字宜叟建州浦城人登崇寧四年進士第補懷州司法參軍歷滄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建炎初陳通寇

錢塘城閉部使者檄誼聚杭州七縣弓兵以張聲勢會王淵討賊誼隨淵得入城賊平旋加撫定人皆德之帝幸臨安苗劉為變帝御樓宰臣百執事咸在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帝嘉之事定竄希孟吉陽軍誼遷二秩擢倉部員外郎奉使二浙貿易祠牒以濟軍用以稽遲罷未幾召為駕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

張浚宣府陝西誼奏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重當除副貳使之自効何㮚贈官誼論其折衝無謀守禦無策乃中國招禍之首乞寢免邵青自太平乘舟抵平江所至劫掠誼請置水軍於駐蹕之地且言古舟師有三等大為陣脚次為戰船小為傳令皆可為戰守之備詔淮南三宣撫措置誼又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侵我亦累歲奔走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比者駐蹕楊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

東此宰相黄潛善汪伯彦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吕頥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為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檝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撫循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詔閤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

策誼對曰去姦貪殘虐之吏則民可保用循良廉平之吏則盜可弭敵寇未遏以未得折衝禦侮之臣財賦未裕以未得掌財心計之臣凡此四者任人不任法則政治可得而治矣詔集議明堂配享胡直儒等請合祭天地而以太祖太宗配誼言稽之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則未盡施之事帝則未為簡嚴令國家既以太祖配天於郊比周之后稷則太宗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王仁宗皇祐二年始行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乃一

時變禮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配
享仍徹地示之位故有去並侑煩文之詔如嘉祐之詔
則太祖地示已不與祭元豐正祀典之詔則悉罷羣祀
臣等謂將來明堂大饗宜專祀昊天上帝而以太宗配
後不果行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
誼儒者頼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寃勿令補外尋除權吏
部侍郎乞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與一司專用之
法兼以前後續降指揮自成一書如此則銓曹有可守

之法姦吏無舞文之弊書成而吏銓有所執守復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誼奏比修紹興敕令格式其忠厚之意則本於祖宗其綱條之舉則仍於舊貫今在有司為日既久州縣推行漸見牴牾欲承疑遵用則衆聽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則法屢變而難守乞詔監司郡守與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各摭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著為定法遷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誼奏漢有南北兩屯唐有南北兩衛皆

天子自將之兵祖宗所置殿班親軍處禁門之內皆極天下之選今日神武兵萃於五軍多逃亡之餘市井之人殿班親軍倚以侍衛者曾無千百願陛下酌漢唐南北禁衛之意修本朝遴選班直之法選五軍及諸州各為一衛合取萬人分為兩衛則禁衛增嚴王室大競矣四年金遣李永壽王翊來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為報使參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為代加誼龍圖閣學士充

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粘罕
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
宫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誼
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得
歸帝嘉勞之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
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户部尚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内
則户部外則諸路轉運使副東南委輸最盛則又置發
運以督諸路供輸之入皆有移用補助之法户部仰以

不乏者也今川廣荆湖土貢歲輸不入王府者累年矣皆發運使失職之罪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眞泗今駐吳會則發運當在荆湖南北之間望討論發運置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又言户部左右曹之設諸路則運司左曹之屬也提舉則右曹之屬也若復發運司於諸路各置轉運使副二員以一員檢察常平以應右曹之選則户部財用無陷失矣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温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

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輻湊其價自平部使者以狀聞詔遷官一等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誼處之皆當於理名對賜帶笏帝曰此不足以償卿之勞其勿謝明年移蹕建康復為戶部尚書誼奏屯田之策謂京西湖北淮南東西失業者最多朝廷必欲家給牛種人給錢糧以勸耕則財力不足令三大將各屯一路如各捐數縣地均給將士收其餘以省轉輸非小補也七年帝還臨安以誼為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

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未幾提舉亳州明道宫代還八年卒年六十一謚忠恪誼寛厚長者故事臺官言事非挾怨以快已私即用仇家言為人報復誼獨存大體士論歸之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席益薦誼使金帝曰誼亦母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母年九十二子八人騆駒駟驒騂駉

馳駰

韓肖胄字似夫祁州安陽人曾祖琦祖忠彦再世為相父治肖胄以䕃補承務郎歷開封府司録與府尹同對殿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賜三品服尋假給事中充賀遼國生辰使既還時治守相州請祠肖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祕閣知相州代其父任陛辭帝曰先帝詔韓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榮事也在相四年王師傳燕肖胄策幽薊且有變宜陰為守

備已而金騎入境野無所掠而去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為祠部郎遷左司嘗言中原未復所恃長江之險淮南實為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廢若廣修農事則轉餉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康行屯田於江淮又應詔陳五事曰遠斥堠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修軍政擢工部侍郎時川陝馬綱路通塞不常肖胄請於廣西邕州置司互市諸蕃馬詔行之時名侍從問戰守計肖胄條奏千餘言帝稱其所對事理簡當吏部尚書席益歎曰援

古詔令切於時用非世官不能也紹興二年詔百官各
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財賦窠名舊
悉隸三司今户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於
户部户部不能悉問諸州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
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
罷之可併併之立為定籍漕司總諸州户部總諸路則
無失陷矣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冒請者衆願
立諸軍覈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則兵數得實餉給

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為姦斂取百端復為寇所迫逐田桑失時寇去復業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門矣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時多所采納又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歲祭禮遷吏部侍郎時條例散失吏因為姦肯胥立重賞俾各省記編為條目以次行之舞文之弊始革陣亡補官得占射差遣而在部

常調人守待不能注授且有短使重難肖胄請陣亡惟
許本家用恩例異姓僥經任收使遂無不均且嚴六部
出入之禁而請託不行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
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
酋粘罕專執政方恃兵强持和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
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
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彊軍聲大振誓當雪此讐恥
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

臣等在彼而緩之也將行母又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為念帝稱為賢母封榮國夫人肖胄至金國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肖胄先北使入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温州提舉臨安府洞霄宫五年詔問前宰執戰守方畧肖胄言女真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鋭喜戰令三帥所統多西人吳玠繼有捷奏軍聲益振敵意必揺攻戰之利臣固

知之自荆襄至江淮綿亘數千里不若擇文武臣僚按行計度求險阻之地屯兵積糧則形勢相接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當移二將於江北使藩籬可固又言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户更相讐疾若欲並遣進攻宜先命總帥分以精鋭自成一軍號令既一則諸將疇敢不聽命畿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人入骨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為先今淮南江東西荒

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給糧捐其賦租必將接跡而至又奏江之南岸曠土甚多沿江大將各分地而屯軍士舊為農者十之五六擇其非甚精鋭者使之力耕農隙則試所習之技藝秋成則均以所種之禾麥或募江北流徙及江南無業願還之人分給之𣢾為營屯止則固守出則攻討起知常州名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尋除僉書樞密院事和議已定復命胥胄為報謝使接伴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使胥胄論難三四反遂語塞既

至金遣人就館議事㣲冑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

驛車及頻遞宴設自㣲冑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尋奉祠與其弟膺冑寓居于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

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謚元穆

琦守相作晝錦堂治作榮歸堂㣲冑又作榮事堂三世

守鄉郡人以為榮

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

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與交

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祕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為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覿為纂修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

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跡願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徽宗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為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宮遂幸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終未行遣令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謫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又奏朱勔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乞

勿許其子姪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為李綱之黨鼓唱士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即位名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達維揚初李綱得政公輔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改南劍州尋予宫觀紹興六年名為吏部員

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簒

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善其深得諫臣體賜五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

榷貨監倉及茶塲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徽宗訃至公輔請宮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淡黃羣臣未可純吉服明堂未當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乃提舉太平觀卒

年六十六贈大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讐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

張觷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為小官不與世詭隨時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觷適到部京族子應之以觷薦觷再三辭不獲遂即館京亦未暇與之接觷嚴毅聳拔意度凝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

教以走也嶀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
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
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嶀深
語嶀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歛容問計嶀曰
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
之士分布內外為第一義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
薦於是召時嶀後守南劍州遷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行
會范汝為陷建州遣葉徹擁衆寇南劍時統制官任士

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胥獨率州兵與之戰分為數隊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隊人度所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三隊人徃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衆敗走胥知士安懼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胥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讐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

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以全再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計其直胥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名匠計之云費八萬緡胥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置二萬即以二萬與匠者董役内官無所得乃奏紹興空乏難濟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以直龍圖閣知處州蕩平餘寇進祕閣修撰卒後廟食邵武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貧母粥機織資給使

學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易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潍州教授八年賜對便殿徽宗偉其狀貌改校書郎兼資善堂贊讀為殿試參詳官以沈晦第一徽宗大悅曰朕久聞晦名今乃得之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謂邊釁一開有不勝言者咈時相意提舉太平觀建炎間密奏中原利害名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入境貪吏解印歛跡以興利除害十七事揭于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一曰立國無藩籬之固

二曰遣將無首尾之援三曰不攻敵技之所短名為中書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水戰士三千以為備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松年繳奏曰靖康之禍何㮚輕脫寡謀宜為罪首去年秦檜還朝力稱其抗義守正遂被襃贈已大咈士論今恪子琢自陳其父不獲伸迎請二帝之謀飲藥而死此事凛然追踪古人宜詔有司詳考實狀庶不為虛美以示激勸除給事中會選將帥松年奏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

功在上之人識擢何如爾願陛下親出勞軍即行伍蒐簡之必有可為時用者又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飛艘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重臣來計議以松年試工部尚書為韓肖胄副充大金奉表通問使時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然而往至汴京劉豫令以臣禮見肖胄未答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聖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復故疆而後已使

還拜吏部尚書岳飛收復襄漢令松年籌度守禦事松年奏乞飛班師徐窺劉豫意向若豫置不問其情叵測當飭將士謹疆埸可也又條戰艦四利一曰張朝廷深入之軍勢二曰固山東欲歸之民心三曰震疊强敵使不敢窺江浙四曰牽制劉豫不暇營襄漢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

實效又薦張敵萬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於淖無得解者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馬别為任使庶幾外閫漸多名將不獨仗倚三四人而已諜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粟欲憑藉金人侵我邊鄙議者謂韓劉岳各當一面可保無虞松年奏三人聲勢初不相屬緩急必不相救況海道闊遠蘇秀明越最為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五

千乇明州平江控禦江海或無人可遣臣願疾馳以赴其急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進討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參知政事專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提舉洞霄宮卜居陽羡雖居閒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斂防秋利害帝皆嘉納十六年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六十松年平生不喜蓄

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陳請或勸其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喜賓客奉入不足以供費或請節用為子孫計松年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況俸廩主上所以養老臣也自持囊至執政所舉自代皆一時聞人所薦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方秦檜秉政天下識與不識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無不曲意阿附為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之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閤門宣贊舍人為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為武吏如故靖康初為閤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并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命勛間行詣王又諭勛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

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勛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得遷秩紹興五年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勛以遠次為請改浙東言者論其不閑武藝專事請求竟奪新命十一年兀朮遣使議和授勛成州團練使副劉光遠報之及淮遇兀朮遣還言當遣尊官右職持節而來蓋欲亟和也勛還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

來命勛為接伴使未幾落階官為容州觀察使充金國
報謝副使名入内殿帝洒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
金主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
還梓宫及太后勛歸金遣高居安等衛送太后至臨安
命勛充接伴使遷保信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二十
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為稱謝使時金主亮已
定侵淮計勛與倫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人譏其妄
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年

卒贈少保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父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絶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廸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閶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

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髙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植三上表勸進願蚤正大寶以定人心以應天意三降手札奬諭植感激知遇言無不盡爲汪伯彦黄潛善所忌髙宗既即位爲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潭州湘隂縣經楊么蕩析植披荆棘立縣治發廩粟振困乏專以撫摩爲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植才薦爲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彦舟未平植

請修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為左右翼大破彦舟伏兵誅
馬友二盜平後以破賊功上於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
南府秩滿除尚書户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
僚率皆屏黜後亦去國植即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
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諲以户部尚書居邇列
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除户部郎中名植始入見帝
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桂
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毁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錡遺

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服闋叅政錢端禮薦差知瓊州陛辭帝慨然曰卿老矣瓊管遠在海外改知徽州徽俗崇尚淫祠植首以息邪説正人心為事民俗為變轉朝請大夫直祕閣改知鎮江府遷江淮荆湘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踰年金人敗盟朝廷將大舉以植漕運有才略授直敷文閣京西河北路計度轉運使植措畫有方廷議倚重乾道元年遷提刑江西二年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建康軍府兼本路安撫使

主管行宫留守司事植上書極言防江十策其畧曰保荆襄之障以固本根審中軍所處以俟大舉蒐選强壯以重軍勢度地險阨以保居民避敵所長擊其所短金人降者宜加賞勸皆直指事宜不為浮泛疏上帝嘉其言以太府卿名赴闕有疾不克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為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

胡銓為之序謚忠襄子五人汝虞知桃源縣汝士朝奉大夫知黄州汝工知昌化軍

韓公裔字子扆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掌韋賢妃閣牋奏尋充康王府内知客金兵犯京王出使公裔從行渡河將官劉浩吳湛私鬬公裔諭之乃解次磁州軍民戕奉使王雲隨王軍入州廨公裔復諭退之王之將南也與公裔謀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及兵退張邦昌遣人同三舅韋淵來獻傳

國璽時淵自稱僞官議者又謂邦昌不可信王怒將誅淵公裔曰神器自歸天命也王遂授璽命公裔掌之公裔力救淵釋其罪元祐后詔王入承大統府僚謂金兵尚近宜屯彭城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正亦宜於睢陽受命時前軍已發將趨彭城會天大雷電不能前王異之夜半抗聲語公裔曰明日如睢陽決矣既即帝位公裔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黄潛善適帝幸維揚公裔丐去潛善以為避事遂降三官送吏部帝

幸越念其舊勞名復故官幹辦皇城司仍帶御器械累
遷至廣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公裔給事藩邸三十餘
年恩寵優厚每置酒慈寧宮必召公裔㑹修玉牒元帥
府事多放佚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修書官就質
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捨已而求于帝銜之
右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劾罷公裔遂與外祠在外居
住而帝眷之不衰檜死即復提舉佑神觀賜第和寧門
西帝曰朕與東朝欲常見卿故以自近耳升華容軍節

度使尋致仕後華容軍復為岳陽軍公裔遂換岳陽軍節度使高宗既内禪嘗與孝宗語其忠勞因詔所居郡善視之乾道二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恭榮官其親族八人高宗賜金帛甚厚公裔律身稍謹不植勢不市恩又敢與黄潛善秦檜異斯亦足取云

論曰章誼有蹇諤之節肖胄席父祖之廕二人多所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綱之隙是矣然既辨安石學術之

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邪張觷斥蔡京之禍薦楊時之賢其趣操正矣況平寇有術而不自以為功乎松年鄙秦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勛崎嶇兵間稍著勞効然金人入侵之計已决猶曰鄰國恭順無他何其見幾之不蚤邪若李植韓公裔蚤著忠藎為天子故人能與黄潛善秦檜為異閉門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八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脩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祕書郎御史中丞廖剛薦鑄操

履勁正可備拾遺補闕之選即命對鑄首陳動天之德莫大於孝感物之道莫過於誠誠孝既至則歸梓宮於陵寢奉兩宮於魏闕紹大業復境土又何難焉帝嘉納之拜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上疏論士大夫心術不正狥虛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由中而首尾鄉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者為事君之失懷險巇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者為行已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誕蓋有所指也

時遷溫州諸宮殿神像于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怨咨乞務從簡約不得過為騷擾疏奏其事遂已擢右諫議大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與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至當而行如是則事無過舉矣尋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已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

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之檜檜不悦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檜銜鑄時金遣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宫未反太后鑾輿尚遷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為報謝使鑄曰是行猶

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既返命檜諷万俟
卨使論鑄私岳飛為不反欲竄諸嶺表帝不從止謫徽
州時有使金者還言金人問鑄安在曾用否於是復使
知温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
行在力辭乃再遣使金使事祕而不傳既歸報帝復許
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宫卒年六十五鑄孝友廉儉既貴無屋
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飛之寃亦人所難然紹興已未

以後徧歷臺諫所論如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免迎望風旨議者以此少之至於慈寧歸養梓宫復還雖鑄祈請之力而金謀葢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難自已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後我師屢捷金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葢檜之陰謀以鑄嘗爭岳飛之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鑄死四十餘年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謚恭敏

王次翁字慶魯濟南人聚徒授業齊魯多從遊者入太學貧甚夜持書就旁舍借燈讀之禮部别頭試第一授恩州司理叅軍歴婺州教授辟雍博士出知道州燕雲之役取免夫錢不及期輒以乏興論次翁檄取屬邑丁籍視民産髙下以為所輸多寡之數約期受輸不擾而集除廣西轉運判官時劇盜馬友孔彦舟曹成更據長沙帥檄漕司預鳩糧芻三十萬以備調發次翁即以具報吏愕貽次翁曰兵未必發先擾民可乎吾以一路常

平上供計之不啻三十萬已而賊不犯境召對論事不合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呂頤浩帥長沙辟為參謀官頃之力乞致仕秦檜召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遂以為吏部員外郎遷祕書少監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劉光世除使相奏以文資蔭其子次翁執奏繳還除工部侍郎兼侍講蜀闕帥宰執擬次翁以聞帝以次翁明經術留兼資善堂翊善改御史中

丞論趙昂不法罷知泉州部差李泗為鄂州廵檢而湖

北宣撫使不可次翁言法令沮于下而不知朝廷之尊

漸不可長帝令詰宣撫司宣贊舍人陳諤孫崇節即閤

門受旨升轉次翁言閤門徑自晝旨不由三省非祖宗

法寢弗命呼延通因内教出不遜語次翁乞斬通以肅

軍且言著令寸鐵入皇城者有常刑遂罷内教韓世忠

與劉光世張俊與劉錡皆不相能次翁言世忠於光世

因言議有隙俊於錡由措置有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

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感動之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為秦檜言於帝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斥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願陛下以為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㬇皆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旨言吏部之有審量皆暴揚君父過

舉得無傷陛下孝治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初次翁既論罷趙鼎鼎歸會稽上書言時政檜忌鼎復用乃令次翁又言之乞顯置于法且言特進乃宰相階官鼎雖謫降而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也遂降散官謫居興化軍右諫議大夫何鑄又論鼎罪重罰輕降朝奉大夫移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論鼎闚邊警喜見顏色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責以春秋當坐誅意之罰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視中大夫品

秩不相遼漳州比興化尤為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
再移潮州安置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主
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士論大駭金人敗
于拓臯帝曰將帥成不戰却敵之功乃輔弼奇謀指蹤
之力除一子職名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岳飛未至檜
與次翁謀以明日率世忠俊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
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
待者六七日飛既至皆除樞密使罷兵柄次翁歸語其

子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回鑾次翁為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攘其位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㬇哀金與之太后歸泣訴于帝曰王次翁大臣不顧國家利害萬一有變則我子母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暴其罪誅之次翁先白檜謂所以然者以未嘗稟命故不敢專檜大喜力為營救奏為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

中宫奏為册寳副使帝終惡之檜諭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絶十九年卒年七十一贈宣奉大夫諸子壻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皆檜為開陳也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出去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政和五年第再中宏詞科累官至吏部員外郎與秦檜力主和議紹興八年假太常少卿接伴金使蕭哲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

居軍民見者多流涕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吏部侍郎兼實録院脩撰遷給事中十一年檜再主和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請皆除樞府罷其兵權檜喜乃密奏以拓臯之捷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同入對帝命與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並宣押赴樞府治事張俊與檜意合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帝召同入對復以同為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脩實録同始贊和議為檜所引及在政

府或自奏事檜忌之万俟卨因論同貳政之初首為遷
葬之議自建康至信州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
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為已有
遂罷與祠檜意未已卨再論責授左朝奉郎祕書少監
謫居筠州十四年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移池
州十八年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祿二帝北遷金人聞愿名
索之愿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又奔濟州

元帥府勸進辟為屬高宗即位以元帥府結局恩授脩
職郎御營司辟機宜文字歷新昌縣丞越州判官秦檜
薦之召改樞密院編脩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
官召試館職罷主管崇道觀復除祕書郎議者謂外任
未終改通判明州檜既專政召為祕書丞未幾拜監察
御史臺長言愿資淺當先歷郎官改司封員外郎遷右
司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脩玉牒特以命愿愿言
玉牒當載靖康推戴趙氏事以秦檜建議本末書之十

三年權直學士院充金國賀正旦接伴使金使完顏畢入境猶欲據主席中使傳宣畢不迎拜愿以禮折之皆聽服及還就充送伴使十四年為御史中丞踰月升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修玉牒十五年罷提舉太平觀初愿與張擴並居西掖一時書命藉擴潤色擴詠二毫筆詩愿以為誚已訴于檜詠御史李文會刻之高閌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翊日又問檜檜曰九成之唱異惑衆為臺臣所論予郡乃力乞祠

觀其意終不為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

閎薦之以語愿愿又嗾文會攻閎去藤州守臣言遷客

李光作詩諷刺時政愿在中司傳會其說謂光縱横傾

險子弟賓客往來吳越誘人上書動揺國是光再移謫

瓊海文會既升西府愿覘檜意稍厭即數其害政罷之

後二日愿遂補其處帝與檜論事因曰朕謂進用士大

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薦皆賢愿曰陛下任相

如此蓋得治道之要又論史事檜曰靖康圍城中失節

者相與作私史公肆擠排帝曰卿不推異姓宜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宣和間耿延禧為學官以其父在東宮勢傾一時士皆靡然從之以徼後福獨檜守正不易蓋自檜再居相位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愿希檜意迎合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又三年起知宣州玉牒書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二初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調蘄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

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

樓炤字仲暉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户曹改西京國子博士辟雍録淮寧府司儀曹事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帝在建康炤謂令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

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時銓曹患員多闕少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先武併省吏員今縱未能損其所素有安可置其所本無乎紹興二年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六年召為左司員外郎尋遷殿中侍御史明年遷起居郎言令暴師日久財用匱乏考唐故事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兼度支令宰相之事難行若參倣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

出入外則可以制諸道之盈虛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詔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又言監司郡守係民甚切乞令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命中書門下置籍七年宰相張浚之兄滉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燾封還乃命炤行炤又封還而竟為權起居舍人何掄書黄行下於是燾與炤皆請補外以祕閣脩撰知温州未幾除中書舍人與勾龍如淵並命如淵入對帝

謂之曰卿與樓炤皆朕所親擢者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以金人來和傳勑炤草其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尋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陜西宣諭德意炤奏京城統制吳革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皆以節義革爲范瓊所害敢大受爲劉豫所殺乞賜褒恤又奏陜西諸路陷劉豫郡縣有不從僞之人所籍貲産並令勘驗給還炤至東

京檢視宮室尋詣永安軍謁陵寢遂至長安會李世輔
自夏國欲歸朝炤以書招之世輔以二千人赴行在尋
至鳳翔以便宜命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吳璘
帥鳳翔炤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
信令移軍陝右則蜀口空虛金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
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當依山為屯控守要害於是璘政
二軍獨屯內地炤又會諸路監司于鳳翔皆言蜀邊屯
駐大軍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乃下其議語在胡世將傳

炤還朝以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為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後謚襄靖炤蚤附蔡京攸秩為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位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道江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

宗即位避御名更勾龍氏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沉浮州縣二十年以張浚薦召試舘職紹興六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歷著作佐郎祠部員外兼禮部起居舍人嘗進所為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澁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八年兼給事中同知貢舉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面命草趙鼎罷相制如淵言陛下既罷鼎則用人才須聳動四方當速召君

子顯黜小人帝曰君子謂誰曰孫近李光小人謂誰曰呂本中先是詞臣曾開以老病辭不草國書帝欲用如淵代之而趙鼎薦本中故如淵憾之又言臣觀朝廷事非君臣情通未易能濟大臣於事稍有過差陛下訓飭之可也陛下所欲為勢有未可大臣亦當明白辯論然必陛下先與大臣言及此意若不先言即大臣論一事不從尚未之覺至再至三遂以為陛下疎之或疑他人有以間之既以懷疑即不能盡誠陛下察其不誠又從

而疑之安有君臣之間動相疑間而能久於其位者願陛下明諭之帝曰前此未常有以此告朕者卿見秦檜亦宜語此時檜方得君如淵猶恐委檜未專故及之除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執政侍從及内外諸臣皆以為非是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横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即擢如淵中司如淵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為之則易無其端而發之則難陛下即

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蹕建康三初也自建康復還臨安四初也自趙鼎相劉大中王庶相繼去今復獨任一相召一二名士凡事有當行而弊有當去者又一初也臣願以正紀綱辨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者為獻又言孟庾召節在途士論不與帝曰朕欲遣令使金國在廷莫更有小人否對曰如趙鼎為相盡隳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盡用奸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乃

竊朝廷美職而去帝曰卿胡不論對曰目今士論見孟庚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觧不如一觧之語願陛下不惜孟庚一人以正令日公論其他容臣一一為陛下別白之於是出庚知嚴州又連論庶大中皆罷之金國遣二使來議和許歸河南地使者踞甚議受書之禮不決外議洶洶如淵建議取其書納禁中於是同諫長請對又呼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許臺諫見宰執商議乎吏曰有遂赴都堂與宰執議取書事宰執皆以為然帝親

筆召如淵李誼入對明日詔宰執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人情始安九年奏召還曾開范同而罷施庭臣莫將以謂開同之出雖曰語言之過而其心實出於愛君庭臣將之遷雖曰議論合而其迹終近於希進令國論既定好惡黜陟所宜深謹又論張邦昌時偽臣因赦復職非是帝曰卿言是也朕亦欲置此數匹夫不問對曰將恐無以示訓其後卒不行忽一日如淵言和議之際臣粗自効如臣到都堂若不過朝廷再遣使之議則和

議必至於壞而宣對之日稍有將順則遂至於屈臣於
二者粗有報國之忠臣親老願求歸帝不許如淵疑帝
有疎之之意又奏曰臣向薦君臣腹心之論陛下大以
為然其後秦檜在和議可否未決之間欲求去陛下頗
罪之臣再三為檜辨析今陛下與檜君臣如初而臣反
若有讒愬於其間者帝曰朕素不喜讒卿其勿疑如淵
嘗與施廷臣忿爭庭臣謂如淵有指斥語帝謂秦檜曰
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檜請斥庭臣而徙

如淵待其求去然後補外帝不可於是與庭臣皆罷初如淵與莫將及庭臣皆力主和議如淵緣此擢中司而將及庭臣緣此皆峻用張壽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為言如淵入言路即刻二人至是與庭臣俱罷其後檜擬如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年六十二如淵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翼秦檜擠趙鼎讐呂本中逐劉大中王庶心迹固可見矣子佃僎似

薛弼字直老溫州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州

刑曹杭州教授初頒五禮新書定著釋奠先聖誤用下
丁弼據禮是正州以聞詔從其議監左藏東庫內侍王
道使奴從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弼白版曹窮治人嚴憚
之靖康初金兵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不悅弼意與
綱同圍解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
綱求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先事河北金人
果再入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舉河防弼以點檢糧
草從之為計畫甚切皆不能用乃乞罷歸改三門白波

輂運尋主管明道宫提舉淮東鹽事改湖南運判楊么據洞庭寇鼎州王𤫊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么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鬬也令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祕閣時道殣相望弼以聞帝惻然命給錢六萬緡廣西常平米六萬

斛鄂州米二十萬斛振之且使講求富弼青州荒政民賴以甦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令而譁鬨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諗憲憲佯悟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

乃定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盜伍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方㑂禼不能制乃以委𫍯𫍯許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則地過桃源逺矣俊至則斬以狥遷祕閣脩撰陜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召知䖍州移黄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鈐轄李貴為賊所獲民作山砦自保守臣莫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强壯游手各千人為効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升𫍯集英殿脩撰與將兩易𫍯至

郡漕臣以游手易聚難散恐爲他日患聞于朝事下彌議彌謂昔守章貢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敏爲廵檢選丁壯千人號竒兵日給粮糧責以滅賊自是歲費錢三萬六千餘緡米九千石凡四年而賊平彌知廣州擢敷文閣待制卒年六十三初秦檜居永嘉彌游其門彌在湖北除盜歸功于万俟卨檜誣岳飛下吏卨以中司鞫獄飛父子及憲皆死朱芾李若虛亦坐嘗爲飛謀議

奪職惟弼得免且為檜用屢更事任通籍從官世以此少之

羅汝楫字彦濟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遷大理丞刑部員外郎奏命官犯公罪勿取特旨以終惠臣子又戸口凋耗宜少寬養子之禁拜監察御史未踰月遷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筦朱芾李若虛嘗謂飛議曹主帥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斷咸謂死有餘罪寺丞何彦

猷李若撲獨喧然以衆議為非欲從輕典皆坐黜王庶謫道州郡丞孫行儉以官廨居之汝楫劾其無忌憚當斥且令庶徙居劉子羽知鎮江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閑暇為備櫓怒風汝楫論罷之時撫州有兩陳四繫獄誤論輕罪者死汝楫誦其寃且言獨罪獄官而守倅不坐非祖宗法於是詔天下斷死刑守以下引囚問姓名鄉里然後決又言國家駐蹕臨安淮南不可置度外當重防海之寄守長江之要革竄名賞籍以勸有功遷

起居郎蕪侍講帝問或謂春秋有貶無褒此議是否對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嘗曰自王安石廢春秋學聖人之旨寖以不明近世得其要者惟胡安國與卿耳兼權中書舍人除右諫議大夫有南雄守奏對太后之歸和議之力也當盡按前言和不便者時相是之驟用為臺官中外悚懼多束裝待遣汝楫言皆不當罪宜以崇寧事黨為戒議遂寢遷御史中丞舊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侍御

史汝楫求去益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使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請祠居喪未終而卒年七十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子顥顲頡頌願類皆有文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為詞章高雅精鍊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七卷爾雅翼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于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蕭振字德起温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謀

學嘗奉父命董農役隴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兒遠大器也未冠游郡庠既冠升太學時有號三賢者推振為首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信州儀曹時州郡奉神霄宮務侈靡振不欲費財勞民與守議不合會方臘寇東南距信尤近守欲危振檄振攝貴溪弋陽二邑既而王師至衢又檄振督軍餉振治辦無闕大將劉光世見而喜之欲以軍中俘馘授振為賞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之功乎諸邑盜未息守復檄振如初振慫

意區處許其自新賊多降者守以贓去振獨為辦行守愧謝之調婺州兵曹兼功曹時振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為時革弊景衡然之時盜賊所在猖獗發卒揚言欲叛以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土兵強勇者幾千人日習武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士心守疑而罷之羣卒數百人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即往羣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

振使之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廵大兵咫尺汝速死耶可急釋械當為汝言衆拜謝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事悉與謀嘗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緡庸工板築未數月城壘屹然一毫無擾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願仕或薦于朝授婺州教授改秩乞祠以執政薦召對數奏數事皆中時病帝大喜拜監察御史明年冬以親老乞補外章七上不許面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誓令日之

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召為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摇鼎大中既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葢自為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陛辭奏曰國家講和恐失諸將心宜遣使撫諭示以朝廷息兵寛民意雖兩國通好戰禦之備宜勿弛帝曰卿欲奉親求便豈不知朕有親哉振曰臣之親所係者一夫也

陛下之親所係者天下也陛下以天下為心聖孝愈光矣帝歎其忠將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為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屬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太平觀後知台州海寇勢張振至克之二十二年以楊煒在獄供涉鐫徽猷待制謫居池州初煒將上書責李光狥秦檜議和時振為侍御史煒見振道書意振然其言及振

知台州而煒治邑有聲每大言無顧忌振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又移書於檜從子秦昌時俾同薦之屬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李參政及太師昌時義不當舉待制亦不可舉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遂因煒獄中供前事而貶明年詔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置制使軍儲適闕倉吏以窘告振奏留對糴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在掊克即先告檜謂振唱為闕乏之語風御史劾振要譽復謫池陽而總計

者以譖得蜀帥旣而專用羅織掊克其民民益思振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振還成都父老懽呼蜀道振至一切以寛治或問其故振曰承縱弛革之當嚴令繼苛刻非寛則民力瘁矣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沈該湯思退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敷文閣學士卒于成都府治年七十二振兩為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於道遺表至帝悼惜之賻銀五百兩絹五百匹贈四官振好奬善類端人正

士多所交識其間有卓然拔出者迄為名臣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為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卷子誠忱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以饕富貴而次翁尤為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為可尚然又為之使金而通問焉蓋墮其

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宋史卷三百八十